



46

龙江特色作家研究丛书
LONGJIANGTESEZUOJIAYANJUCONGSHU

2007.4
L42



HanLeiWeiXiaoDeGeZhe

**含泪微笑的歌者
王立纯论**

连秀丽 著

helongjiangrenminchubanshe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A096444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含泪微笑的歌者——王立纯论/连秀丽著.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1.11

(龙江特色作家研究丛书/冯毓云主编 罗振亚主编)

ISBN 7-207-05234-0

I . 含… II . 连… III . 王立纯—小说—文学评论

IV .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0116 号

责任编辑:李曙光 吕观仁 安春杰

装帧设计:徐晓丽 陈力石 李燕南

龙江特色作家研究丛书

主 审 冯毓云 主 编 罗振亚

副主编 黄光伟 付军龙

含泪微笑的歌者——王立纯论

Hai Lei Weixiao de Ge Zhe——Wang Lichun Lun

出版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 者 连秀丽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5.25·插页 4

字 数 100 千

印 数 2 000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5234-0/1·730

定价:10.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总序

冯毓云 罗振亚

相对于文化丰饶的中原各省来说，龙江地处偏塞。它因开发短暂，文风不盛，传统稀薄；并且其写作命运时常遭受来自文学内外因素的重重遮蔽。但黑土生命力的奔突，黑土地精灵们的坚韧探寻，仍使龙江文学留下了一道不绝如缕的历史风景线。

抛却流布久远的《秃尾巴老李》、《伊玛堪》（赫哲族）、《摩苏昆》（鄂伦春族）等民间文学不计，即使是严格意义上的文人创作，龙江文学也曾经历过艺术繁荣的季节。远在清代就有杨泰师等的渤海诗歌与吴兆骞为首的流人诗歌零星崛起。至20世纪30年代，龙江文学进一步萌动。抗联诗篇所承载的战斗豪情与献身精神强悍铿锵，气贯长虹；“东北作家群”中的萧红、骆宾基和沦陷区作家金剑啸、陈湜、关沫南，用悲愤的笔调抒发亡国之痛及黑土地蕴藏的抗争之声，凄切而刚劲。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文化守成期里，周立波、曲波、乌·白辛等作家的汇入带来了短暂的兴盛，《暴风骤雨》、《林海雪原》、《赫哲

人的婚礼》分别以宏阔的史诗气魄、神秘的传奇色泽与鲜活的民族风味吸引了众多青睐的目光。1958年，十万官兵开垦北大荒的同时更拓展了黑土地的精神文化区域，林予、王忠瑜、刘畅园、王书怀和郑加真、范国栋、林子、陆伟然汇聚的本土或南方作家，以浓郁的乡土气息、高扬的北方品格与乐观向上的诗意图闪烁，支撑起最为绚烂壮观的文学时代。

新时期以来，龙江文学愈发作家辈出，众星璀璨，呈现出喧腾热闹的繁荣态势。其最显在的标志是形成了百花竞开、争奇斗艳的创作格局。远有关沫南、鲁琪、丛深、梁南、满锐、谢树等笔耕在先，中有王毅、张抗抗、贾宏图、林子、蒋巍、刘畅园、杨宝琛紧随其后，近有阿成、庞壮国、杨利民、王立纯、李琦、张雅文、马合省、梁国伟等中坚坚持，后有张曙光、迟子建、王鸿达、潘洗尘、张爱玲、王瑛等“新生代”崛起，短短20年间几代同堂，和平共处，交相辉映，共同构筑起文坛强壮的创作阵营。这种繁荣还表现为龙江文学在这一时段的影响光束，已超越龙江天地而辐射向全国乃至世界。那轰动一时的“黑龙江现象”令人颇为振奋，先是“北大荒的小说新疆诗”的美誉，继而“北部戏剧”火爆京城，再则“黑土诗派”冲击全国；尤其是一些作家、诗人的名字频频在各项国家级评奖中闪光，或在优秀文学作品获奖名单上榜上有名，或在“五个一工程”评奖中一举夺魁，或在首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统领风骚，使偏远的文学省份改变了被人小觑的历史境遇。龙江文学繁荣最有力的证明是其包容着这样一层内涵：80年代中期后，它伴随着地域性文学意识的觉醒强化，伴随着文坛审美品格由沉郁哀婉向旷达雄健转换的庄严而痛苦的裂变，以开放执着的探

总序

索姿态使自己伟岸的美学山峰浮出水面。即有意识地挖掘龙江民族群落深潜的文化意识心理结构,自觉地凸现出优卓的审美范型。

成熟期的龙江文学具备以下几种优质要素。

一是实现了地域观念与当代意识的统一。经过长期摸索,龙江作家已寻找到恰切的理论支点。他们确信沈从文的湘西魂,孙犁的白洋淀系列,周涛、杨牧的西部鸣唱等走向地域的尝试,是其立足于世的前提,抵达辉煌的最佳途径。那种抛开地域文化背景,希冀通过中国世界景观观照征服读者的意念只是一种浅薄的幻想;但是决不能把“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理论作为惟一取向,窒息多元视角。所以他们在走进地域的同时又注意走出地域,根植于黑土地又超越黑土地,从而达到了地域意识与时代精神的同步共振,自娱性与使命感的双向综合。如杨利民的《黑色的石头》、阿成的《胡天胡地风骚》、迟子建的《雾月牛栏》、孙少山的《八百米深处》、李琦的北大荒女人系列诗,都用本土的自然景观、文化背景传达缤纷的人生故事与心灵的多元意绪,地方风味浓郁。但是当代意识的烛照与作家主体的投注,使它们去掉了“北大荒”中与原始、野性、蛮荒连在一起的“荒”味儿,摆脱了思古幽情抒发与简单无为透视的民间文学泥淖,不再是仅仅为北方画像的民俗演绎、事象罗列,而折射着黑土地历史嬗变流程中所表现出的绵绵悠长的东方智慧、生命情调,贴切地凸现了北方热情坦诚粗犷的灵魂,或灌注了强劲的创业精神,或充溢着人道主义情怀,或兼具地域色调与人性深度。

二是达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不同于南方人的浪漫灵

含泪微笑的歌者

动,北方人多质朴实际,严酷冷峻又神秘的生存环境使他们心中不时有幻想闪回,但其视角多倾向于具体质感的此岸世界空间,执着人生,关注现实。梁南的“苦恋”情结,张抗抗《爱的权利》、《隐形伴侣》凸现的“问题”,贾宏图对切合时代脉音的现实“风景”撷取,王立纯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无不体现着这一趋势。这种主题思维取向的方式,决定了龙江文学艺术范型上更近传统,不论是孙少山的煤矿视域,还是杨宝琛的荒蛮背景上的创业者颂歌,抑或是张雅文的《趟过男人河的女人》中杏儿的命运展示,都以“故事”取胜,事态的铺展都仍然隶属于逻辑性架构;尽管它们在立体感的强化、心理的纵深挖掘与情节的波澜运作上各有侧重,姚黄魏紫。然而移民文化结构又使龙江文学不那样循规蹈矩,更多开放气度,这与蜂拥而入的西方艺术潮流遇合,给文本空间吹送进一股现代化的审美信风。如张抗抗《情爱画廊》的意识流跳转,迟子建《雾月牛栏》对潜意识的神秘世界的感觉化深拓,阿成《与魂同行》的荒诞想象行旅中的形而上叩问以及梁南、李琦的系列私人化象征,都以陌生化的现代主义形式和俗常化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成功嫁接,增加了文本的审美蕴涵与艺术魅力。

三是促成了以阳刚为主的复合整体风格与个人多元化探索的交响。龙江地貌以白山黑水、林海雪野为主要构架,是伟力与柔美、静穆与热烈驳杂交织的世界,既雄壮冷峻也不乏娇丽与柔婉。这种自然地貌和文化历史的投影以及情感反馈,令龙江文坛鼓荡着苍健沉约、质朴诡奇的雄风,充满一种饱蕴着阳刚之气的“力之美”。北疆特殊的环境孕育了北方人特殊的性格和心理结构,冰天雪地和野味十足的大森林大草原铸

总序

就了人的骁勇,偏远闭塞的地域使他们承继了祖先的豪爽肝胆和热情品格。如梁南诗歌的抒情主体、杨利民《黑色的玫瑰》中的黑燕、迟子建《沉睡的大固其固》中的媪高娘等的心态都一如龙江的森林原野般宽阔,重义轻利,刚毅果敢;连女性也一改传统的柔弱,带着男儿的粗豪和血气。至于作品的结构大都刀刻斧削,大开大阖,语言则掷地有声,硬朗浑然,奔放通畅,极具力度和弹性。但是因为自然在龙江已对人类构不成任何威胁与恐惧,龙江文坛发展了人与自然独立又统一关系结构中的统一—端,形成了接近传统的主客契合、物我同一的自然观,所以它在向阳刚的整体风格凝聚的同时,又有容纳多元风格的胸襟,有洪钟大吕也有风花雪月,释放出李琦、林子、刘畅园等淡泊空灵、美丽清新的秀气;并且因为一个艺术群落的形成绝非众多个体求同的过程,于是龙江文学就成为众声合奏,在整体风格的统摄下又呈现出斑斓的个人化景观。如张抗抗恪守女性立场进行跨题材写作,阿成致力于地域与人生关联点的寻找,李琦始终坚持纯洁纯粹的理想,梁南昭示苦难又悲壮的情怀,杨宝琛以真切的人间烟火气息夺人,迟子建靠描写的细腻空灵取胜,贾宏图气度恢弘,触角敏锐,杨利民接通了幽默感与思考质……龙江文学正是凭借这种以阳刚为主的复合美学风格,凭借这种与黑土地深沉而凝重灵魂相契合的审美力学,同齐鲁的悲怆、吴越的逍遥、巴蜀的灵动、中原的奇异遥相呼应,几分天下,获得了走向成功的立身之本。

如果把龙江文学置于全国文学的版图上加以考察,就愈会发现它扮演着举足轻重、不可小视的角色。它通过一方水土民俗风情的展示,扩大了文学作品中文化的疆土,丰富了中

含泪微笑的歌者

华文学的肌体和绚烂美感,开拓出了读者多样化的期待视野。但这还只是它的表层价值,其深层的意义在于:处在形式主义、唯技巧论甚嚣尘上的文化转型期,它立足现实坚守良知又实行艺术开放、追求深沉遐思与智慧飞升又饱含人生担待的稳健艺术风度,是一种明智而有力的制约与抗衡,是一处不无启迪意义的“风景”存在;当人文精神沦丧、低靡婉约弥漫为文坛流行色的时节,它以阳刚风格的标举与撩拨,曾同西部文学一道使文坛雄性勃发、尽得风流,产生过力的强烈震撼;龙江文学的自觉努力,冲刷了贻害文学的脂粉气与小家子气,避免了浮躁玄虚,使自己正在携着“东北虎”的神威深入人心;另外它的地方口语俗语的运用,也丰富了当代文学的语言宝库。

当然,龙江文学尚无大西北文学那样声势浩大,也没有陕军东征的所向披靡;甚至在它行进的方阵中,还没有产生像萧红似的能标志一种特别文学方位的当代“大手笔”。并且它的分子因处偏僻省份而倔强而偏执而缺乏灵活的写作策略;政治敏感度的低弱,丰瞻学养的短匮,也限制了他们的创新锐气,难以企及生命本体与博大宇宙空间究明人类本质。这些都是龙江文学发展的不利因素。但是北方独标一格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意识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资源,少传统重负的北方人又多行动之力开拓精神,所以只要作家们不断强化理论素质,回归文学本体,正视贫瘠现实,培养开放气度,走出过分追求地域性对文坛走势淡漠的误区,凭着他们扎根黑土的热情,凭着他们对文学的虔诚,凭着他们的戮力同心,龙江文学完全有可能像龙江在华夏地图上的位置一样成为“鸡头”,或者说产生“北军南下”效应,拥有一个令人企羡的荣光。

总序

未来。

按理说,龙江的评论工作者有必要也有义务站在龙江创作的前面,总结其是非优劣,指点其成败得失,透过龙江区域文化研究的“个案”视角,捕捉其包容的创作普遍性问题。可是,面对龙江文学的繁荣景象和发展前途,龙江评坛却没做出及时的反应,有人干脆就认为研究它学术性不够而不屑一顾。仅有的一些评论文章、论文集多为平面零散的现象式描述,远未系统深入地揭示出龙江文学的实质内涵。为打破龙江评坛的寂寞,为总结龙江文学在新时期辉煌崛起的经验,为进一步繁荣龙江文学为其明确方向提供必要的理论参照,更为确立龙江文学在全国文坛的位置,为撰写龙江新文学史作阶段性准备,我们从大量活跃的龙江作家群体中,择取了 11 位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作家,进行集束式的深透个案研究,并以此对龙江文学做全方位的定点扫描。

从这套丛书可以看出,论者们的作家研究避免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传统研究模式,遵循历史与美学相结合的批评原则,起用了社会学、文化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等众多有效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论者们从每个对象的独特精神个性出发,切入其精神活动的深层规律;在简笔勾勒其创作过程的基础上,重点剖析其心理结构、精神人格、思维方式、文学观念以及其作品的审美意蕴、艺术品格、特殊贡献与影响。同时根据不同文体的特质,摈弃了整齐划一的方法而各有侧重;因此每本书在理论阐释与审美判断甚至语言操作上形态迥异。论者们在具体撰写中做到了尊重文本,实事求是。既不以通行的理论模式套用作家的创作实践,发大而无当的宏论,也未

含泪微笑的歌者

仅仅局限于作品作喋喋不休的纠缠,规避更高层次的理论提升;而是努力沟通个案细读与文坛的普泛理论话题,如谈到孙少山的晚近创作窘境时涉及了知识者写作问题,李琦研究把她的诗放在女性诗、黑土诗的文化背景上加以考察从而作出了恰切的价值定位,张雅文的评论引出了电影与小说的关系探究,张抗抗的言说则是与女性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这样无疑强化了学术价值的含量。论者们做到了回归文本,从实际出发,不看作家表白了什么,而挖掘作品表现了什么,轻人情,重学术,不溢美也不讳恶,不“捧杀”也不“棒杀”,保持了靠话语力量言说、科学正义的学术风骨。

或许有人会说,文学史家唐弢在世时尚且认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像龙江还未定型的发展中作家更不适合以专著的规模与形式进行研究。我以为这是一种思想误区。事实上,一部文学史的最终问世必须经过几代人一点一滴的逐步积累,从这一向度上说龙江文学研究丛书的编撰与出版就有了不可替代的价值。并且,论者们的研究是在没有多少成果可以借鉴的境况下进行的,仅仅是这种艰难的学术探险精神就值得肯定。因为属于“拓荒”的尝试,疏漏与谬误自然在所难免,我们渴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2001年6月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

目 录



引言

第一章 展现人生世相 叩问沧桑沉浮

- 一 人性回归的呼唤/7
- 二 小人物的辛酸境遇与人生悲剧/9
- 三 痴情苦恋的守望/15
- 四 展现世态百相/17

第二章 现实人生的深切忧虑

- 一 经典艺术的尴尬境地/22
- 二 在改革中蹒跚：黑土地上的农民/24
- 三 林业采伐：诗意图园的颠覆/31
- 四 浓郁的黑土文化情结/33

第三章 永恒的母题：灵与肉的冲突

- 一 灵与肉：无法弥合的人性悲歌/36

含泪微笑的歌者

- 二 知识女性：无处遁逃的婚恋悲剧/42
- 三 爱情：一个纯情而又充满诱惑的世界/47
- 四 道德操守：从失落到回归/53
- 五 换心：听听灵魂的声音/56

第四章 商业化时代的人格理想

- 一 超凡的人格魅力/58
- 二 苦难人生中高贵的灵魂/65
- 三 率真的个性，脱俗的魅力/67

第五章 《庆典》：慷慨悲怆的时代劲歌

- 一 “谷氏三代”形象的文化意味/74
- 二 荒谬：《庆典》的文化哲学意蕴/85
- 三 喜剧精神：超越苦难的审美方式/92

第六章 王立纯小说的叙事艺术

- 一 叙事策略的审慎抉择/100
- 二 艺术辩证法的精彩运用/106
- 三 语言风格的异彩纷呈/110

第七章 王立纯小说创作的审美品格

- 一 特征化的细节/122
- 二 气韵生动/125
- 三 深情之美/128
- 四 壮美感与优美感的转换/130

目 录

附录

“要想往前走，还得靠你自己”

——王立纯访谈录/132

王立纯主要作品选目/143

后记

引言

引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呈现了多元发展的格局。现实主义文学不只是表现社会生活中重大历史变革或社会焦点问题,作家笔下的主人公也不仅仅局限于描写现实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而是艺术笔触转向林林总总的社会人生的各个角落,如抒写市井小民生存状态与人生困境的新都市小说、新市民小说;立足于体验人间真情、真实描绘人生、表现作家主体亲历感受的“新体验”小说;表现城乡下层民众原生态生存意识与人生窘境的新写实小说;它们都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一个分支,但又与经典现实主义有着严格的分野。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现实主义创作在历经波折之后,掀起新的创作高潮,“现实主义冲击波”或“新写实”小说的出现,更加使人们重新开始审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从人与现实的关系出发反映社会矛盾,“描写站起来的小人物”,“相当真实地表现了这个特定历史时

期的人们的追求、希望、痛苦、困惑、挣扎和反抗”。^① 其中代表性作家如河北的素有“三驾马车”之称的谈歌、何申、关仁山等。同一时期，黑龙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也呈现出繁荣态势，有许多作家一直坚持用现实生活素材，写现实生活的真实风貌，其中，大庆作家王立纯创作了大量的现实主义艺术精品。他的创作，无论是题材的选择与开拓、人物个性本真的提炼与艺术结构的铺排，还是作品的语言以及新的写作技法的尝试等方面，都有独到的创新，形成了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

王立纯从 1979 年开始发表作品，短短二十年间，先后在国家级文学期刊、省级刊物发表了近百篇作品，尤其是 90 年代两部长篇及大量中篇小说的问世，并多次获国家级期刊大奖，标志其创作进入了一个亢奋的高峰期。王立纯发表小说的数量之多、质量之优，实为黑龙江小说创作中一个极难并立且独有的现象。

此外，作家还涉足其它领域，如大型话剧剧本《列车奔向远方》、《特别行动》；中篇报告文学《地门之钥》，及电影剧本《撼天雷》（与他人合作，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发行）；20 集电视连续剧《北方故事》（与他人合作，由北京阳光灿烂制片有限公司投拍，全国播映）；报告文学《拨响大时代的琴弦》、《青山遮不住》、《瘦骨铜声》和《油田顺风耳》，以及大量的随笔、散文等作品。王立纯的中篇小说入载国家级刊物的就有 14 部，其中获奖作品就有 12 部之多。长篇小说《庆典》近年来引起文艺界的强烈反响，其创作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并获得充分肯

^① 《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载《文艺报》1997 年 6 月 24 日，第 2 版。

引言

定。透过这些成就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负盛名的国家一级作家执着的耕耘、不懈的追求和孜孜以求的艺术精神。

王立纯的作品,无论是大气磅礴的近来引起小说界强烈反响的长篇小说《庆典》,还是在国内较有影响的中、短篇小说,话剧剧本,抑或是作家随笔、人像素描,他都以真实为创作的首要原则,以表现生活本真面目、揭示生活底蕴为宗旨,坚持真实地反映生活,即高尔基所说的“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

十七年的林区生活的丰富阅历,为王立纯的艺术创作打下坚实的生活基础,其卓异不群的艺术才能,更使得他的创作形成鲜明突出的艺术风格并具有巨大的审美价值。从 80 年代创作到现在,他一直坚持自己独特的艺术视角,潜入自己熟悉的生活领域,在平凡的生活中,在对底层人物生存状态的思考中,注入深沉的情感力量和呈现出厚重的悲剧意蕴。

王立纯的作品在形象的塑造中极少有叱咤风云的政界要人,也罕见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决策人物,而主要是立足于城乡底层人物,写他们在复杂的社会转型期,在艰难的生存境遇下的种种人生本相,深切关怀他们的生活命运、生存状态、情感价值取向,从而使他的创作具有强烈的社会反响。与此同时,他还善于通过形象的表现,展示了在急剧变革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大量负面现象,对其中不合理层面作出冷静的思考和深刻的剖析;另一方面,也写出底层人物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辛劳、奔波、挣扎后的痛苦和无奈的困惑,突出了他们的情感、心理等层面。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童庆炳与陶东风先生在《人文

含泪微笑的歌者

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一文中曾这样谈到：

中国文学家应该关心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小说应反映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社会，这当然是人们所乐见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关心，怎样反映。目前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是极为复杂的，但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这两极的“错位”是很明显的事。历史理性呼唤社会走历史必然的路，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改革开放的推进层面；人文关怀则呼唤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改善人的情感生活，完善人的道德理想。……无论中外，无论属于哪一种创作倾向的作家，其中最优秀的都基于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思想“光束”，对现实采取不妥协的和批判的态度，当他们不得不在两极中进行选择的时候，宁可对“历史”有所“不恭”，也绝不以任何理由认同现实的罪恶、污浊和丑行，而抛弃人文关怀的尺度。^①

王立纯作为当代作家，他的作品恰恰反映出这样两个维度。一方面，对社会现实种种负面问题因素作出尖锐的揭示与深刻的解剖；另一方面关心生活底层人物的生存境况、生存状态和情感世界。作为一个优秀作家，他对现实生活有着深邃的理性洞察与深刻的哲理思考，他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能够真正发扬一个优秀作家必须具备的历史理性精神，对社会发展作出自己独特的判断，真正剖析社会上负面

^① 童庆炳、陶东风：《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载《文艺理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1999年第2期第102页。